



◀古玩如人，兩者都必須經過歲月的沉澱，才能將價值及人生昇華。今日在古董界響噹噹的翟健民，亦經歷過碰釘、睇漏眼等歷練，「人誰無錯，最重要是在錯誤中學習。」

玩物

翟健民，本港古董收藏界無人不識的名字，名氣甚至傳到內地，被內地收藏界封為「翟帥」，有率領一眾收藏家尋寶的意思，地位舉足輕重。

作為古玩行「永寶齋」的創辦人，他備受行家敬重，其中一項為人津津樂道的戰績，是〇五年以一億一千五百多萬港元投得「清朝乾隆皇帝御製琺瑯彩古月軒花石錦雞圖雙耳瓶」，創當時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賣成交價，從此奠定他在香港、甚至亞洲古玩收藏界的殿堂級地位。

古玩如人，總需要年月的琢磨及沉澱，將生命昇華。今日爐火純青的鑑寶技術，也非一朝一夕煉成，翟健民驀然回首：「一開始學師那幾年是酸、是辣的。經過這些年，受過誘惑、遇過挫折，現在總算是回甘了。」在華彩絢麗的古董界打滾超過四十年，嚐過甜酸苦辣，亦試過鑑寶失手險些買入贗品，「人誰無錯，最重要是在錯誤中學習。」鑑寶路上，玩物並非喪志，而且透過不斷審視自己，修正錯處，成就瑰麗人生。

養志

翟健民

訪

問在「永寶齋」閣樓進行，狹窄的空間瀰漫着古雅的氛圍，到處散落大小不一、神情各異的佛像及菩薩像，致使眼前滿髮花白的翟健民彷彿也添上幾分敦厚的佛相，找不到半點大老闆的傲氣與架子。

「這裏的佛像主要都是貨品，我不是信佛的。但隨着人生閱歷多了，也蠻喜歡佛教的一些思想。」

佛家講因果、緣份，翟健民與古玩也似乎格外有緣：「年幼時家境尚算富裕，父親也愛收集古玩，所以自小與古董為伴。」當年青澀的翟健民，對古瓷精美的畫功、圓潤的色澤不太感興趣，但緣份到了，自然就愛上，一次家庭巨變讓他對古董有另一重的見解。

翟父原本在澳門經營抽紗生意，後來舉家移居香港，初到貴境不幸被人騙財。翟健民憶述：「大概在

十一、二歲左右，家中經濟條件沒有之前好。有天，媽媽的幾位朋友到我家挑了幾件瓷器帶走了。」相隔幾天，翟家就收到幾張五百元鈔票，

「那時的五百蚊最少相當於現時的五萬元！」自此，他意識到古董不純粹是小玩意，投資得宜更能致富，不自覺地埋下成為古玩商的種籽，只待時機發芽。

面對家道中落，「大少爺」的光環不復再，翟健民十五歲開始輟學，日打兩份工幫補家計。猶幸危與機是雙胞胎，落難之際，他認識從事古董買賣的黃應豪，兩人一見如故，結拜為師徒。

翟健民滿心歡喜以為可以學到師傅的真傳，豈料對方給他的任務卻是洗碗，一師傅認為，一件有價值的古董應該是乾淨簇新的，所以回收後全都要清洗一遍。每天洗二十件瓷器，

一星期洗足六天，就這樣洗了九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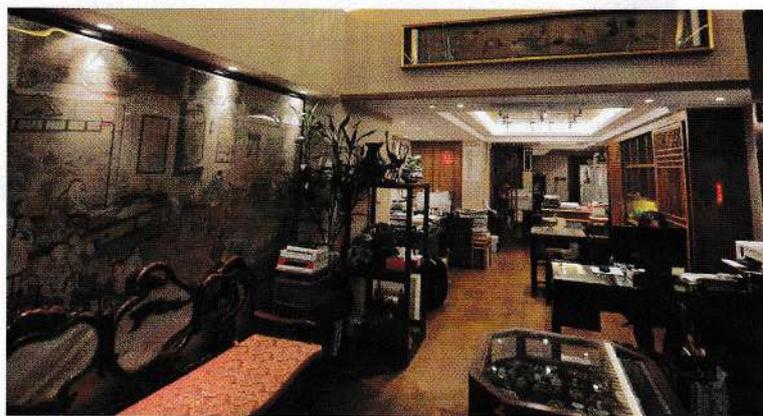
重複的洗碗工作，教雄心勃勃的翟健民掃興，曾心生怨言，直至多年後才明白師傅的用意：「清洗是一種修煉，每件瓷器觸摸過。久而久之，它們的重量、厚薄、釉色、胎腳等特徵都了然於胸。」

利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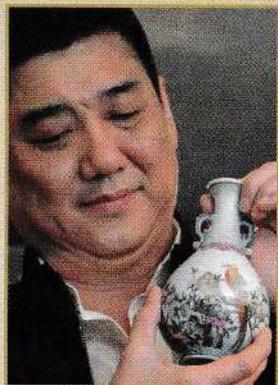
古玩樂趣在於發掘背後的故事，過程猶如拍拖談戀愛，「一定要拖女朋友的手、相處過才有感覺，光看照片不行。瓷器也一樣，每件都有特別的脾性。要把它當成入、朋友，耐心溝通及了解，之後即使離十丈遠也一眼認出。」

一件藝術品能成為價值連城的古董，必須經過歲月的沉澱；一名獨具慧眼的古董商，也靠年月的磨煉才能獨當一面，過程中難免碰釘、睇漏眼。今日在古董界響噹噹的翟健民，亦曾因一件明朝永樂青花碟，險些栽了跟頭。「當時賣家的叫價很低，我估計一轉手隨時賺好幾倍。」當年年少氣盛的翟健民，被豐厚的利潤沖昏頭腦，「那個花碟胎腳有點不太對勁，但我說服自己相信這是明朝晚期的特色。」

以為「執到寶」的翟健民要求取走貨物，轉頭才付款，獲賣家大方答應。他遂雀躍地拿着「戰利品」找師傅一齊鑑賞，誰知



▲翟健民的古董店佈置古雅，到處散落他多年來拍得的瑰寶。



▲翟健民○五年以一億一千五百多萬港元投得雙耳瓶，創當時清代瓷器最高成交價。



▲一杯一瓷，每件古董不論重量、厚薄、釉色，抑或胎腳設計都巧奪天工，恍如一本讀不完的書。

青出於藍

▼翟健民（右）與兒子翟凱東（左）喜歡一起鑽研古董特徵，交流心得見解。

翟健民的兒子翟凱東已繼承衣鉢，翟凱東坦言：「小時候很不喜歡！每次所謂的家庭旅行，其實是跟着父母到各地古董店，他們看得興起，我卻呆坐幾小時。逛完古董店再去博物館、拍賣行，然後便回程了！根本是跟他們出差！」翟凱東畢業後在金融界工作一陣子，最後還是走父親的舊路。「都是因為之後愛上古董。」憑着對古玩的喜愛，翟凱東不知不覺已入行十年。

翟健民亦稱讚兒子青出於藍，「我專注於瓷器。他則受媽媽薰陶，對玉器、佛像等雜項都有深厚認識，涉獵得比我廣泛。踏入這個行業，心態最重要，一定要喜歡，不是純粹的投資，否則容易走歪路。在普遍青黃不接的香港古玩界，我很幸運，有他接班，最重要的是他比我更喜歡這行業。」翟健民欣慰說。



▶從未受正規高等教育的翟健民，早年報讀北大考古課程，穿梭山林考古。



被淋了一頭冷水：「師傅說胎腳露出破綻，根本就沒有甚麼明朝晚期的特色。」此話如當頭棒喝，「早覺有不妥，但利益蒙蔽所有，還自以為經驗豐富，過分自信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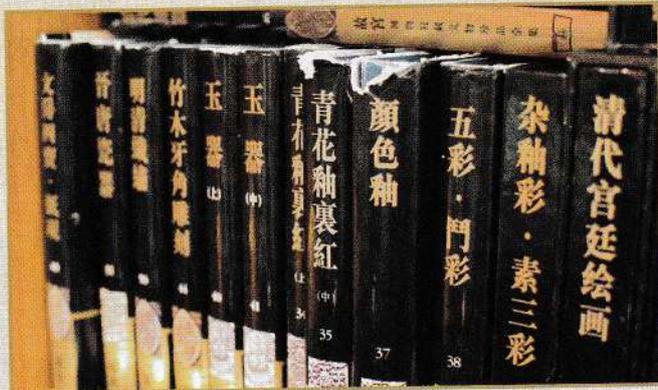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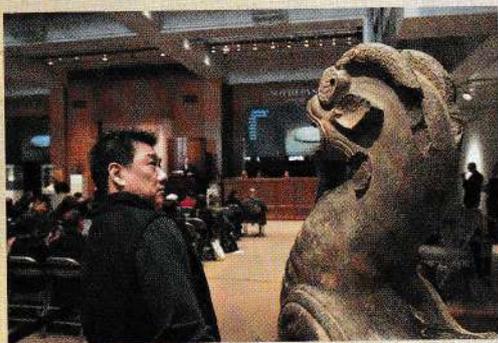
翟健民深明鋌而走險轉售假古董，或者也能「過骨」，但卻於心不忍，「要是隻眼開隻眼閉，照舊轉手圖利的話能賺很多，但自此不安心。」

翟健民思前想後還是懸崖勒馬，拒絕一錯再錯，「最後退番畀賣家。人誰無錯，最重要是在錯誤中學習。自此，我收起氣焰，面對更多『S兩棟』的誘惑，也無動於衷了。」

古董生意是在一賣一買之間賺取利潤，能抵受金錢誘惑的人沒有幾個，尤其在內地，收藏家財萬貫捨得花錢，但不懂花得有價值，不時受騙。「曾經聽說過內地有新收藏家，全幢大宅放滿古玩，相信共花幾億，後來發現大部分是贗品。」

眼見行業渾濁，翟健民心痛不已，近年肩負起教育公眾的重任，經常在北京衛視、

每件都有特別的脾性。要把它當成成人、朋友，耐心溝通及了解，之後離十丈遠也一眼認出。



◀翟健民有「翟帥」稱號，出席大小拍賣會，行家都睇他頭。

▶翟健民的古董店收藏大大小小的書籍文獻，協助他參透文物背後的藝術及歷史價值。

鳳凰衛視等節目亮相，將鑑別古董的知識傾囊相授，並致力舉行古玩展，為古董業注入健康的養份，讓行業茁壯成長。他苦笑說，這些工作「吃力不討好」，推動他做這些傻事的原因很單純，「我曾差點被貪字所害，希望別人不會重蹈覆轍，也不希望別人上當。」

樸美

古董收藏界，絢爛多彩的國寶文物往往只是掛上銀碼的商品，但在翟健民眼內，收藏品的價值在於背後動人故事。其中，一件以十數萬英鎊投得的乾隆洋彩樽，就成為無價的非賣品，記載着一段主僕情深的軼事。

「在倫敦投得後第二天，當地報紙頭版一角有段新聞，標題是家庭傭工獲退休禮物。再看，我投得的樽也上報了。」原來，該樽本來屬於一個富貴人家，有天女傭退休，主人為報答對方多年的侍奉，把女傭日夜打理的洋彩樽贈送作紀念。十多年後，女傭去世，其女兒把樽拍賣。姑勿論，主人當初是否知悉該樽的價值，此樽如今已因為這段故事，價值超越原來的銀碼。

在文物堆中尋尋覓覓，翟健民最享受與兒子翟凱東，在燈下仔細端詳宋瓷，透視宋瓷滲出幽淡的青。大概古董為翟健民帶來的財富、地位已不再重要，他畢生追求的，卻是如宋瓷般質樸的美、簡單的幸福。園